

云霓
著

吉时到

JISHI
YIDAO

YUNNI
WORKS

金天绮篇下

·柳暗花溟&吱吱·联袂推荐
金牌作家
云霓『医药风』最佳代表作
大结局

他本是性子凉薄，又身患重疾，
却仍旧想要拉住她的手和她厮守一生。
但愿这世上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一刻停滞，
那么，一切就将是永恒。

强忍着病痛，仔细地看 ней，

她如同崖上的红花，海上的明月，

初春中枝丫上那一抹绿，

是这世间最动人的颜色。

他要看着她成为被人尊重、

敬仰、爱慕的人，

万千繁花落下，而他牢牢握在手心的，

就是属于她的那一朵。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云霓◎著

金天约稿

古时到



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二章	出嫁	/001
第十三章	新婚	/016
第十四章	战事	/036
第十五章	夫唱妇随	/065
第十六章	胜仗	/083
第十七章	胜负	/112
第十八章	成就	/132
第十九章	一败涂地	/154
第二十章	父亲	/175
第二十一章	团聚	/185
第二十二章	真相	/207
第二十三章	得失	/235
第二十四章	大业	/251
第二十五章	永远	/267
番外	长相依	/279
番外	放下	/284
番外	周而复始	/293



第十二章 出嫁

杨茉想到刘妍宁端毒药给周成陵的事来，想及自己才知道周成陵成亲时还替刘妍宁怨怼就觉得可笑。

刘妍宁不是那时候的杨茉兰，周成陵也不是常亦宁，不是所有人都无辜。

献王太妃拉过杨茉的手：“不知怎么的，这些日子我感觉越发清明了，很多事都能想得清清楚楚，好久没有这样爽快了，身子也轻了许多，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看也是如此。这些年我除了自家的孩子，最盼着的就是成陵能成家立业，看着他为自己找了这样一门好亲事，我就放心多了，再也不怕糊涂下去。”

献王太妃就像自家长辈一样，一心一意为他们好，杨茉道：“我祖母、父母都没得早，十爷也是一样，身边只有太妃一个长辈依靠，太妃能长命百岁，就是我们的福气。”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宗室营里真正对周成陵好的也只有献王太妃。

献王太妃道：“按照你说的吃饭，睡觉，说不定真的能活到一百岁。”

两个人说着话到了献王府，杨茉扶着献王太妃下了马车，立即就听到李氏的声音：“太妃，杨大小姐你们回来了。”

杨茉转头看了一眼李氏，不禁惊讶，李氏脸色蜡黄，擦了厚厚一层粉还是遮盖不住青黑的眼窝，让人扶着勉强站立，看到杨茉立即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整个人都一哆嗦，立即上前道：“杨大小姐，求求你救救我吧，你若是不肯给我医治，我就连今日也活不过去了啊。”

献王太妃皱起眉头：“这是怎么了？才几日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李氏手脚颤抖，呼吸急促，仿佛一刻也坚持不住了，却眼睛死死地看着杨茉，目光中满是祈求：“大小姐，我这是得了你说的病，就要死了。”李氏说到死，眼泪不停地淌下来。

周七夫人刚从家里过来，下了马车就看到满是鼻涕眼泪的李氏。

献王太妃道：“进去再说，堵在这里成什么样子。”

李氏不敢有二话，忙让人搀扶着跟进去。

献王太妃换了衣服坐在临窗大炕上，李氏也让人扶着坐在椅子上。

“病了怎么不请郎中。”献王太妃沉下眼睛看李氏。

这不是明摆着吗？

李氏觉得自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请来的御医都说她没病，吃了多少药也没效用，开始她还支撑着不肯低头，现在就算让她跪在地上叫杨大小姐祖宗，她也愿意照办，只要杨大小姐肯救她一命。

李氏想到这里，再也不顾颜面：“都是我瞎了眼睛，才会那样对杨大小姐，我知道错了，”李氏说着伸出手来掴自己的脸，手掌落在脸颊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旁边的下人要阻拦，却看到献王太妃没有说话，谁也不敢伸手，只是每次看到那手挥过来都会下意识地眨眼，就像打在了自己脸上。

李氏脸上火辣辣地疼，她却不能住手，只要停下就前功尽弃，她从来没想到打自己也能让她有所期盼，期盼大家觉得她已经得到了惩罚。

呜呜呜，她从来没想到自己要得到惩罚，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现在只想活下去，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好。

“好了，”献王太妃看向旁边的下人，“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拦着你家夫人。”

下人这才将李氏的手按住，李氏根本没有力气反抗，只是可怜兮兮地看着杨茉。

献王太妃让杨茉扶着站起身，一步步走到李氏面前：“当年你婆婆犯了错，老王爷要上奏折请皇上下旨将你们逐出京城，是康王太妃为你们求了情，这件事我说了很多遍，就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宣王一家的恩德，而你们夫妻……没有半点的良心，一心想要得到爵位，在族里上蹿下跳，坏事做尽，你病了多少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我面前求情，你可知道是因为什么？”

“大家都是血亲，却厌恶你们夫妻到这个地步，我都替你们脸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和刘家走动近，你就是只狼，鼻子最灵敏，知道刘家不会对成陵好才靠过去……我原来看不清那个刘氏，只要想想你时时跟在刘氏身后，就知道她也不是个好东西。”

李氏真正觉得脸火辣辣地疼起来，又疼又麻：“太妃……媳妇知道错了……媳妇错了……”

“报应，”献王太妃道，“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报应，就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简直就像鬼一样。”

李氏被骂得浑身颤抖。

献王太妃看向周七夫人：“扶着我去内室里歇着，这件事我管不了。”

李氏听得这话顿时慌张，立即扑倒在地去抱献王太妃的腿：“太妃，您救救媳妇吧！”

“我救不了你，我又不是郎中。”

李氏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向杨茉扑过去。

献王太妃和周七夫人离开屋子，只剩下杨茉和李氏。

杨茉看向下人：“将周夫人扶起来。”

旁边的妈妈立即上前将战战兢兢的李氏安置在椅子上，杨茉仔细看李氏的情形，手上的黑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身上也不见肿起的淋巴结，不是黑色素瘤病发的症状，却浑身颤抖，眼睛血红，嘴唇苍白，好似得了重病。

“大小姐，我……是不是……要死了。”李氏紧紧地攥着手指，她要死了，一定是要死了，她已经病入膏肓，她会比周成陵和周七老爷家的孩子都要惨。

“你们家夫人这样多久了？”

旁边的妈妈立即道：“好阵子了，至少也有十来天，不吃不喝，到处找郎中来诊治……”不吃不喝，心跳、呼吸加快，看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原来是这样。

杨茉淡淡地看着李氏：“我可以治你的病，但是如果你日后仍旧害人，处处算计旁人，我绝不会再救你。”

李氏忙不迭地点头：“只要杨大小姐能救我性命，我做牛做马都愿意。”

杨茉目光淡然，神情没有半点的缓和：“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与其说这些，不如说





点实在的。”

李氏脸一红：“我不会再害人，我若是再害人，就让我烂成脓水化在这里。”李氏好似成了一摊泥般，没有了半点的气势。

只要能活着，她赌咒发誓都愿意。

只要能活着，她真的不敢再害人了，更不敢再跟杨大小姐为难。

她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要回自己的命。

自从杨大小姐说过她的病之后，她就睡不安稳，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可能会立即死了，闭上眼睛就能梦到自己的惨状，好像明天就是她的死期。

于是她不敢闭眼睛，就这样苦苦地熬啊，身上的病真的一天比一天重起来。

听说杨大小姐用手握心脏将阎阁老救活，她就觉得死期到了，她梦见她心脏不跳了，杨大小姐却不肯给她治病。

她梦到自己拉着杨大小姐的手，让杨大小姐将手伸进她胸口去握她的心脏。

她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

“大小姐求求你，救救我吧。”她后悔啊，后悔做了那么多坏事，就算献王太妃不说，她也觉得是自己的报应来了。

人非要死到临头了才知道后悔。

“周夫人这样说，我就信你一回，”杨茉转头吩咐梅香，“给周夫人开张安神的方子。”

李氏睁大了眼睛：“大小姐……让……让……让人给我开方子？”

“我教了梅香医术，她可以开出我要的方子，”杨茉淡淡地看李氏，“周夫人不信我的诊治？”

“信……信……”周夫人忙不迭地点头，“只要是杨大小姐说的，我都信。”

“周夫人信我病就会好，不信我，我治也是枉然。”杨茉也没想到李氏看起来是个硬骨头，却被她几句话吓成了神经官能症，一直不吃不喝任谁都会受不住。

治病的方法很简单，用安神的药解除李氏的焦虑，再从根本上让李氏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然后她用针灸让李氏睡一觉，病就会慢慢好。

“等你病好了，再去保合堂，我将你手上的黑痣割掉。”

李氏呆住了结结巴巴地道：“这样就能好了？这样我就能活了？”

杨茉点头：“至少近期内不会有问题。”上次她是故意吓李氏，李氏的黑痣还没有明显癌变，只要将周围皮肉割干净，很有可能就好了，就算已经癌变，也争取了时间。

李氏仿佛感觉不到鼻涕流到了嘴唇上，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杨茉，她终于知道周七老爷和夫人的感觉。

为什么那些人都像疯了一般又哭又笑。

她也觉得自己疯了。

于是她也拖着鼻涕流着眼泪连声说：“杨大小姐，谢谢你。”

刘夫人不知道怎么回到家中，坐在自家的椅子上，她仍旧颤抖着，好像身体都冻成了冰碴，怎么也焐不过来，好不容易暖和过来，浑身又像被火烤了般，呼呼地冒着热气，屋

子里的下人都不敢说话。

可恶的杨氏，竟然找来献王太妃当面羞辱她们。

刘夫人心里没有了底，转头去看刘妍宁，郑家这门亲事是结不成了，今天这样大闹一场，不知道日后还有没有人会娶妍宁。

刘夫人想到这里眼睛就红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等父亲回来，”刘妍宁异常的安定，“只要父亲那边不出差错，我们可以再作安排。”

刘砚田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折，昨晚他已经睡在衙门里，现在朝廷乱成一团，众多空缺没有人补上去，要如何推选官员入职，要谁来处置冯党的事，本都应该是皇帝做决断，可现在皇帝不理朝政，必须选出个人来替皇帝分忧，这个人就是他。

他要文官举荐然后报去皇帝面前，正正当当地代替冯国昌总理朝政。

可恨那些平日里追随闫阁老的人才磨磨蹭蹭递了密折。

“再去看看上清院那边统算出来没有。”虽然大家投的是密折，他已经心里有个估算，闫阁老的那些人毕竟是少数，胜不过他，很快他就要将权力攥在自己手里，很快……他就能做第二个冯国昌。

不，他会比冯国昌更厉害。

十几个文官都聚在闫府门口将雪踩得“咯吱、咯吱”响，现在怎么办，冯党倒了总要有一个人来主持大局。

到了年底谁来管户部，谁弄出银子来，上清院的皇帝现在正忙于收拾冯国昌院子里的珍稀药材，没收了好几个炉鼎，好像又要加炉子开烧了。

烧烧烧，将大周朝烧进去一半，还要再烧。

说句灭九族的话，再让皇帝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就要灭国了，要不是宗室有人出面，现在他们全都搀扶着走在黄泉路上。

怎么办？谁都不能没有个思量，经过了冯国昌的事，教会他们一件事，不能缩着头等下去，要想个主意出来。

现在的大周朝，要有一个狠角色才能主持大局。

闫阁老那边却封死了口，说什么也不肯再入阁，还能去找谁。

等了好几天，闫家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几位大人立即进到屋子里和闫阁老说话。

吏部侍郎程润宜低声道：“阁老，我们选的是周十爷，可这边的票数定然敌不过刘太傅，阁老没有出面拉拢人……定然是要输的。”

“现在拉拢已经晚了，”闫阁老闭了会儿眼睛，忽然睁开，“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刘太傅说要将奏折送去上清院，让太监记下票数上报皇上，大家暗折投选，谁也不知晓选了谁。”

程润宜听得眼前一亮：“阁老的意思是……买通太监换票？”

闫府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进了刘砚田的耳朵。

刘砚田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怪不得迟迟没有出结果，原来是买通了阉人在耍花样，





多亏他早早就让人盯着闫府。

刘砚田想到这里刚站起身，就有一个小内侍慌慌张张地来禀告：“刘太傅……”说着谨慎地向周围看了看，“那边已经算清楚了，说……是周十爷。”

果然被人动了手脚。

刘砚田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站起身就向外走去，他要见皇上，他立即就要见皇上，他要拆穿闫阁老和周成陵的诡计，想要糊弄他没那么容易，不可能换票换得悄无声息，他会让人对字迹……

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定然要抓住周成陵的尾巴。

刘砚田坐上轿子一路到了上清院。

皇帝正在听道士讲经，听到刘砚田来了，懒洋洋地让人传见。

“皇上，”刘砚田进门跪在地上，“皇上，出大事了，微臣听说有人在密折上动了手脚，皇上……”

刘砚田刚说到这里，突然之间他眼前如同闪电划过，他这是怎么了？就这样径直来向皇上禀告，他怎么知道密折动了手脚，怎么知道……

他被人算计了，他被周成陵算计了。

刘砚田立即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在皇帝面前说话一个字也错不得，一个字也容不得他错，他却鬼使神差地说错了一句话。

他本来沸腾的血液一下子被压制下去，憋进了心里，让他喘息不得，一时之间不甘、悔恨、愤怒布满了全身。

他隐藏了那么久，小心翼翼地算计每一步，眼见就要成功……他太急切了，就因为急切才会被周成陵利用，刚才来的那个内侍他还以为是黄英遣来的，他竟然问也没问一句。

皇帝目光果然微微闪烁，却装作若无其事：“太傅在说什么？密折上怎么会有人动了手脚？密折是太傅亲手办的，太傅不是说从前都是冯国昌把持朝政，朝廷用人都经冯国昌之手，被提拔的官员都想着冯国昌而不是朕，所以才会有冯党，而今，”皇帝说着站起身，“朕亲自选人，选上来的人会念朕恩，”皇帝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看向刘砚田，“太傅，是不是这样说的？”

刘砚田伏在地上：“微臣是这样劝皇上。”

“现在太傅却说密折被动了手脚，是谁敢动手脚？”

“微臣一时急切，是……方才一个小内侍和微臣说，有人将密折换了。”

皇帝皱起眉头，整个五官都带着怒意：“谁敢换朕的密折，”皇帝甩开袖子，看向黄英，“将密折拿来，一封封核对。”

黄英应了一声，上前几步不禁不安地看向刘砚田。

刘砚田心里一点点的希冀顿时去得无影无踪，没错他是掉进了周成陵的陷阱，密折根本没有被换，周成陵就是要他质疑，离间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皇上，密折都拿来了，上面都有各位大人的密印，这错不了。”

皇帝没有看地上的刘砚田：“大家推举的是谁啊？”

“多数密折推举的是刘太傅。”黄英低声禀告。

刘砚田控制不住热血冲头：“皇上，微臣糊涂，微臣是过于焦虑，恐怕宫中仍有冯党余孽。”

刘砚田的聪明就在于不会说那些捕风捉影的事，他只能抬出冯党来遮掩。

皇帝仿佛很认同刘砚田的话：“自从冯党叛乱，太傅一直被朝廷政务缠身，委实辛苦，朕也明白，冯党的案子牵扯极多，全交给太傅一个人恐怕太辛苦，这个不讨好的差事，还是交与旁人。”

终于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心里有多悲伤。

那种揪心的疼，不能要人命，却足以让人一直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

刘砚田脸皮抽动，几乎不能自己。

“皇上要用谁？”刘砚田忍不住问。

皇帝转过身：“就用周成陵吧，朕看他赋闲已久，朝廷又发着他宗室的俸禄，也该让他为帝君分忧。”

“皇上，您要重新用周成陵？要他回来办事？万一……万一……”周成陵也是他的学生，他再清楚不过周成陵的手段。

“太傅是怕朕管束不住他？”皇帝声音有些清冷，“太傅过虑了。”

刘砚田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

“太傅审了冯党这么长时间却未能找到多少贪墨的银钱，朕不好再为难太傅。”

皇上仿佛是因为体谅他，但若是周成陵将冯党一案办好，整个功劳就会落在周成陵身上，周成陵不是傻子，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发展他的党羽。

刘砚田想到这里整个人一瞬间软了下来。

皇帝看向刘砚田：“太傅拟旨吧！”

还要他拟旨，这是要他尝尝给他人做嫁裳的感觉。

他这样小心地密谋，却将成果拱手让人，他多少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他愤怒却不能有半点的表露，他还得是那个一心为君的忠臣。

刘砚田低下头：“只要能找到冯党贪墨的银钱为国所用，只要皇上的江山稳固……只是皇上万万要防备周成陵，免得他成为第二个冯国昌。”

皇帝挥挥手：“太傅放心，朕有思量，朕乏了，跪安吧！”

刘砚田站起身小心翼翼地退下去。

刘砚田照皇帝的意思拟了旨，这才回到家中，刚进府门，管事立即上前道：“老爷，济宁侯和夫人来了，济宁侯在院子里等着呢。”

刘砚田听得这话连衣服也不换直接去了堂屋。

“刘太傅，”济宁侯一脸的难看，“我是来给太傅赔罪的，若是府上名声有损，都是我们的错。”

刘砚田不知是怎么回事惊讶地看着济宁侯：“侯爷这是……什么意思？”

济宁侯脸色难看：“是我家夫人自作主张要给府上大小姐说亲事，不想连累了大小姐的名声……”济宁侯有些说不下去，“刘家的名声……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补救。”





刘砚田本来被剥得鲜血淋漓的心脏上顿时被人撒了一把盐，让他牙根都咬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侯爷府上摆寿宴吗？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事。”

刘妍宁十分安静地吩咐丫鬟将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给刘四小姐：“这些衣服都是没穿过的，我们是姐妹，想必你也不会介意，将来无论我去了哪里，都要跟我时时寄信。”

刘四小姐顿时哭起来：“大姐，你不能走，为什么非要走，就说这是误会，是被人陷害，我们只要澄清……”

刘妍宁摇摇头：“没有人相信，杨氏请出了献王太妃，郑三老太太也闹得厉害……我的名声已经没了，若是我不去家庵，将来你们都难出嫁，父亲在外也会被人笑话，”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当年替二妹出嫁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早晚都会如此，你也不必为我悲伤。”

刘四小姐瞪大了眼睛，眼看着大姐将衣服拿出来，那都是大姐喜欢的式样，什么时候会将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是觉得自己已经用不着了，就好像要和她别离一样，刘四小姐摇头：“为什么会没有转机？让我替大姐嫁人，我……嫁去郑家，就说郑家弄错了，要嫁人的是我。”

刘妍宁皱起眉头：“乱说，你年纪还小，郑家那门亲也不太好，年纪悬殊不说，而且是要继室。”

刘四小姐已经拿定了主意：“我愿意嫁过去，我愿意替姐姐解忧，我愿意帮父亲，我可能没有姐姐那么聪明，但是嫁去郑家我愿意所有事都照姐姐说的做，只要能帮父亲。”

刘妍宁惊讶地看着刘四小姐。

刘四小姐拉住刘妍宁：“姐姐就让我去吧。”

刘四小姐说完站起身去寻刘夫人，将这些话一股脑说给刘夫人听，刘夫人也没想到女儿会如此。

“母亲，姐姐为家里做了那么多事，难道我们就要眼看着她去过青灯古佛的日子。”

刘夫人想到刘妍宁的凄苦顿时心里难受，眼下却也没有别的法子，正好下人来说道：“济宁侯夫人来了。”

刘夫人带着人迎出去。

见到济宁侯夫人，刘夫人眼睛顿时红起来。

济宁侯夫人忙上前拉住刘夫人的手：“都是我的错，三老太太那边不知道听了谁的闲话，这下让刘家名声有损，我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没想到夫人会误解我们的意思，”刘夫人用帕子擦擦眼睛，“我是有意和郑家结亲，说的却是我的小女儿，谁知夫人却……想到妍宁身上……弄出这样的乱子。”

济宁侯夫人不禁惊诧。

刘夫人接着道：“我没想到夫人这样看重妍宁，这下可真是好事办成了坏事。”出了这样的事就要利用济宁侯府的愧疚，这样才能让济宁侯府完全站到她们这边来。

杨荣给李氏用了针，李氏很快睡着了。

献王太妃望着瘦得皮包骨的李氏摇了摇头：“希望她病好了之后，不要再被刘家利用。”

刘妍宁如今失了名声，不管她用什么方法补救，都不能像从前一样被人交口称赞，尤其是刘妍宁那样的心肠，就算想到好主意也是损人不利己，利用身边的人达到目的，早晚会油尽灯枯。

献王太妃拉起杨茉的手：“接下来就好好等日子。”

这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杨茉每日都要抽出几个时辰做针线，将其余的时间放在保合堂上，每日都要去闫阁老府上看望闫阁老。

闫阁老的病情时好时坏，如果有抗生素在，恐怕这病早就见好了。

朱善那边药做得也不顺利，有些制药的工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就像青霉素，收集青霉是最简单的，分段收集有效成分却很难，何况还要不停地测试药的有效度，还好朱善是一个十分有耐性的人，不怕繁琐、困难，一根筋走过去，不走出一条路绝不甘休。

周成陵的聘礼源源不断地送来。

大大的樟木箱子将杨家院子都摆满了，除了绫罗绸缎、金银器皿、古董书画，还有各种头面，各种宝石，就说梳妆盒子都有各种式样，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周成陵开始办冯国昌的案子，没有平日里那么清闲，杨茉给他诊病的时候才会见到，眼见聘礼送了十几天，杨茉忍不住埋怨：“你在查冯党贪墨的银钱，这样大张旗鼓地送聘礼，就不怕被人猜疑。”

周成陵面不改色：“这些东西都有单子在，都是康王府攒下的家底，一直在献王太妃手里收着，谁会乱说。”

这段日子听周成陵说起朝政，杨茉也免不了关切：“冯党贪墨的那些银钱找到了没有？”

周成陵微微一笑：“谁说一定是银钱，我查出了一些屯粮，正好用来赈灾，已经写了奏折上去，只等着皇上裁夺。”

粮食而不是银钱，这样赈灾就显得顺理成章，皇上也不会拿来另作他用。

“不但可以赈灾，还可以做军饷，董昭那边军需短缺，如果不补上恐怕不能打个胜仗。”

不能找不到贪墨的银钱，更不能让这些银钱进了上清院用丹炉烧光，于是周成陵想出粮食的法子，杨茉抬起头：“哪来的这么多粮食。”

周成陵道：“我盯上冯国昌不是一日两日了，现在冯国昌被抓，多拷问几个冯党大约就知晓了贪墨的银钱，再将那些贪墨的银钱向当地富绅征用米粮。”

杨茉还是有些担心：“皇上会不会察觉？”

“不会，朝廷还在抓与冯国昌有牵连的人，现在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不会有人在这时候站出来说话，那些富绅平日里就和冯党勾结，他们不拿，我自然有办法整治。”

杨茉轻声道：“那刘砚田呢？如果刘砚田让人查起来你要怎么说？”

周成陵道：“自从上次密折的事，刘砚田一直投鼠忌器，我就是让他查出来，他也会觉得是我设下的陷阱，不敢随便跳下去，有些事机不可失不再来，等他回过神来，朝廷已经将赈灾的米粮分下去，银钱也都换成了军需，他还能跟灾民和戍边的武将抢粮食不成？”



杨茉脑海里就浮现起刘砚田跳脚抢粮食的神情。

还真是，刘砚田一个吃得脑满肠肥的京官，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也不能和戍边的将士和灾民争抢粮食，否则他这个为国为民的忠臣要怎么扮演下去。

周成陵做事可真是一气呵成，让人没有还手的余地。

他知道别人的弱点在哪里，一刀戳下去，定然会冒出血来。

不过还是不能轻敌，皇上毕竟对周成陵很是忌惮。

杨茉点点头：“你刚回到朝廷里，还是小心点好。”说着帮他活动手臂，显而易见他最近握笔太多，稍稍抻拉一下都会疼。

“少骑马，少说话，少写字，”杨茉顿了顿，“头还疼不疼？”

周成陵道：“疼。”

“活该。”她一般不会对病患这样粗鲁，对不听话的病患，只能板起脸来训斥，这样他才能老实几日。

好在自从周成陵明目张胆送了聘礼之后，她每次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治病，太后娘娘都没有再流露出要将她抬进宫的意思。

杨茉也没有再在慈宁宫遇到刘妍宁。

日子就这样平顺地过下去。

周成陵送的聘礼不仅多，而且种类花样繁多，比如送一车石花菜，虽然没说是聘礼，可既然是给她的也应该算在其中。

石花菜是用来熬琼脂的，最是经济实用，将东西熬出来，就可以用来培养细菌，她已经让人做好了温室，她教朱善将细菌放在琼脂上，送进保温箱内，培养十二个时辰之后看结果。

她尽量将她所会的东西拿出来教给大家，也许不会立即见成效，不过她相信知道了这样的法子，有一天定能出成果，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历史的进程，手里有了能成功的所有东西，接下来就是试验到底哪条路能获得最后的结果。

一旦知道了这个程序，以后就能制造更多的东西。

朱善在温室外守了一晚上，第二天看到琼脂上平白长出来的东西，顿时怔愣在那里，没等杨茉说话，朱善就带了哭腔：“我明明看着的啊，怎么会变成这样。”

魏卯几个怎么劝说都没用，还是杨茉赶过来看了一眼琼脂：“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合适的温度下，让这些让人生病的东西繁殖，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做药，看看哪种药才能让这些东西减少。”

朱善几个仔细地听着。

杨茉道：“现在来试我们之前做的药。”

朱善忙将之前做好的药端来，杨茉做示范，将浸好药的纸片放进琼脂培养好的细菌中间，杨茉放完之后，将培养基盖好盖子，然后和朱善几个走出温室说话。

“只要进温室就不能说话，打个喷嚏、说句话做的东西都会没用了，要穿戴整齐才能进温室，不要对着培养基喘气，装培养基的罐子要经过高温蒸煮，温室里用的所有东西都

要经过消毒，一批药没有效果就重新来过，千万要将所有制药步骤记录清楚，只要药有了效果就立即要进行第二次检验，三次反复检验都有效果才能算做出了新药。”

“即便是做出一些新药，第二次也未必能做出更多，就像我们之前用的麻醉药一样，不一定次次都能做出来。”

这一点朱善已经知道。

杨茉看着朱善：“我们现在做的两种药都急着用，你要多叫几个人轮流来做，早做出一天就能拿来救人。”

朱善忙颌首。

因为周成陵的病，她下决心定要研究现代用的西药，至少做出那些用不着合成，只是需要提纯的药。

从庄子出来，杨茉径直去了闫家。

看过闫阁老，闫夫人将杨茉请进闫老夫人房里说话。

虽然闫阁老的病不太好，闫家却没有急着催问杨茉该怎么办，闫老夫人反而笑着道：“今天是二月初三了吧！”

听得闫老夫人这样说，杨茉才意识到，婚期就在眼前了。

闫老夫人道：“难得你母亲还能让你出门。”

说着话下人来禀告，“三姑奶奶回来了。”

片刻工夫，闫三小姐就进了门，大家互相行了礼，闫三小姐忙拉起杨茉：“你怎么还敢出来乱走，东西可都准备好了？”

杨茉点点头：“已经备好了，明儿一早我们就搬回祖宅，我要从祖宅出嫁。”

闫三小姐和杨茉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你怎么样？”

闫三小姐羞红了脸，杨茉也有些耳根发热。

闫老夫人站起身找了借口和闫夫人去内室里就留下闫三小姐和杨茉说话。

杨茉看着闫三小姐：“夫家那边对你怎么样？”

闫三小姐向旁边看看，等下人走开些才低声道：“婆母不太好对付，我每天都要早早去请安，吃饭的时候不敢太动筷子，不比在家里，不过别人都还好，侯爷还说让我坚持几日，等过阵子婆母满意也就好了。”

杨茉听得这些也替闫三小姐松口气，这一点她比较好，周成陵家里没有长辈，不过还要拜见宗室营的长辈，好在献王太妃疼她，这一关她不算难过。

闫三小姐低声道：“你也别想闲着，成亲当日不能没有长辈，周家那边够你认一阵子的。”

可不是，要论大族，现在谁能和周家相比，周成陵的喜帖也一定送出去不少，周家不知道要摆多少宴席。

这样一想，还真让人觉得紧张。

“没关系，到时候让族里的嫂子帮忙认亲，记得记不得都不要紧，谁也不会为难新娘子的，你只要记得成亲当日你最大，谁出了难题，你就露出为难的样子，自然会有人解围，谁也不想搅黄了婚事。”



杨茉点头，闫三小姐将所有的经验都传授给她。

“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你找的全福人是谁？”

杨茉道：“是程夫人。”

程夫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夫妻恩爱，陆姨娘去了一趟程家就拉了程夫人来给她梳头。说起这个，杨茉又觉得婚事离她还尚远，她还能糊涂几日。

不过这几天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

天不亮杨名氏就进屋张罗，杨茉从床上起来却没有半点的睡意，本来这一晚她都没怎么合眼。

程夫人笑着进了门，看到杨茉还没准备好：“快点动起来吧，我看周十爷的花轿会来得早，守门的几个也敌不过十爷，门很快就会被叫开，到时候我们没准备好，可成了笑话。”

所有人的笑容都很明亮，特别是陆姨娘眼睛里似是闪着泪光，杨茉不敢去看陆姨娘，看一眼她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好像就要和最亲近的人别离，过了今天她虽然还是杨茉，陆姨娘还是她的生母，可是她们却不能每日在一起。

出阁虽然让人高兴，却也让人难过。

从此之后她不完全是一个女儿，还是一个妻子。

“姨娘。”杨茉叫了一声陆姨娘。

四目相对，两个人眼睛都红起来。

“大喜的日子，你看看，”程夫人笑着挽起陆姨娘的手，“这可是好事啊。”

陆姨娘急忙道：“是好事，是好事，我也是高兴得掉眼泪。”

杨茉坐在凳子上，大家立即按照规矩忙碌起来，闫夫人和闫三小姐也来帮忙，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一开始杨茉还能都认出屋子里来往的都是谁，后来人越来越多，开始有生疏的脸孔。杨茉穿上大红嫁衣，开始有婆子伺候上妆。

螺子黛眉笔画长眉入鬓，金花胭脂涂两腮，然后涂上口脂，最后是在头上戴各种头饰，一件件地放在头上，杨茉觉得头越来越沉。

还没将所有的头面戴上，外面传来一阵鞭炮声响。

屋子里的夫人们纷纷笑道：“来了，来了，花轿来了。”

杨茉抬起头，看到所有的目光投过来，她的眼泪就落下来，她还以为出嫁的时候不会哭，可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汹涌而来，让她没有任何的准备。

也许她一直期待着有这样一天，所有人都望着她，所有人都带着祝福和喜悦，只因为她要出嫁。

她心里一直紧张，怕自己没准备好。

可真正到了这一天，她就明白，她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接受幸福。

幸福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却又那么安静，一切仿佛都停顿下来，等着她起身，为她遮上头盖。

今天她终于长大了。

感谢所有陪伴她长大的人。

陆姨娘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抚：“没想到大小姐一转眼就长大了，要嫁人了。”

杨茉点点头：“姨娘一直在身边照应，才有我的今日。”让她忽然想起杨茉兰小时候，杨家繁盛时的模样，还好她没有糊里糊涂地把自己交给常亦宁，她终于等到这一天自己踏出这个门。

杨茉不禁又有了些哽咽：“走之前，我想去拜别祖母、父亲、母亲。”

旁边的喜娘道：“可别误了吉时。”

杨茉眼前都是鲜艳的红色：“拜别长辈不会误了吉时。”

杨茉去拜祖先。

外面打听消息的丁二几个伸头伸脑地盼着。

“怎么样？杨大小姐上花轿没有？”

“还没有，”小郎中在杨家和药铺之间来回跑得气喘吁吁，“还没有呢，还没到吉时，可能要等等。”

丁二花白的胡子一翘一翘：“真是急死人了。”

这话一说，大家不禁笑起来：“丁二，又不是你要出嫁，你急什么？”

“是啊，丁二，不是你要成亲，也不是你嫁的女儿，你替人家大小姐着什么急。”

“呸，”丁二看向笑话他的人，“你们不是也在等消息，就我一个人着急啊？你们还不是一个个听到有人说活立即伸脖子来看。”

“你，你，你，”丁二指点点魏卯和几个小郎中，“你们都是没有娶妻的，不嫌害臊，盯着人家花轿做什么？”

魏卯几个被点得脸红，立即缩了缩脖子，可是又忍不住留下来听消息，师父要出嫁了，谁不想听一听情况。

这可是他们的师父啊。

人这辈子，除了爹娘，最重要的人就是教导自己的人，因为有那个人，跟着那个人你这一辈子定然差不了。

虽然他现在还是个普通的郎中，魏卯还是魏卯，但是只要跟着师父就能学到更多，假以时日，当别人只能庸庸碌碌活下去，魏卯还能接着学习，人只要一直地学习就会永远走下去，走得比谁都远。

这是师父说的话，他永远都记得。

为了将来那个魏卯，他也一定会踏踏实实地学习，为了将来他也能救回一条性命。

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么一个人，只要跟着她，人生就会变得不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跟紧她，不能放松。

魏卯正想着，萧全匆匆忙忙跑过来：“快……收拾收拾……让我们过去了。”

“什么？”四周忽然静下来，大家怔愣地看萧全。

“师父的婚事啊，让我们过去周家呢。”

白老先生看向济子篆，济子篆又看看周围的人：“怎么说的？都让谁过去？”

“让我们想过去的都过去，周爷是这样说的。”



想过去的都过去？

周爷到底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在整个一条街的人都在听杨大小姐的消息，这样的话传出来，整个一条街的人都去周家？那还不挤破了门。

济子篆道：“别是说错了。”

“错不了，错不了，”萧全整个人如同炉盖上的黄豆，被烤得又酥又脆，想要噼里啪啦地裂开。他难以掩饰心里的高兴，根本看不到济先生的暗示，“周爷就是这样说的，快过去吧，一会儿花轿到了，我们就等不到了。”

萧全话音刚落就看到济子篆皱起的两条眉毛，然后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听到没有，想去的就去，不是光保合堂的郎中才能去。”

江掌柜笑道：“你们凑什么热闹，还是等消息吧，周爷说的就是保合堂，保合堂是杨大小姐开的，你们那些和杨家没关系，过去做什么？”

“怎么没关系？”

“咸亨八年保合堂杨大小姐治疟病，我们一起用冰水浸的黄花蒿，沈微言呢，沈微言能作证。”

张琰不甘示弱：“咸亨八年秋保合堂杨大小姐治杨梅疮，我们家插过保合堂的旗子，杨大小姐亲自教我们如何治杨梅疮，张戈你别躲起来，当时你也在，我是第一个来求旗的。”

另一个郎中道：“咸亨八年冬，京城大乱，我们来保合堂帮忙，杨大小姐教我们如何包扎止血。”

“杨大小姐是你们的师父，也是我们的，怎么你们去得我们就去不得。”

“让开，让开，我先去。”

声音远远地传来，大家转过头去看，只瞧见一条花花绿绿的裤子和一团乱糟糟的头发，朱善怀抱着个小瓶子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眼睛谨慎地看向周围生怕别人来抢他手里的东西：“我的药做出来了，我要去给杨大小姐看。”

听得这话魏卯心脏剧烈地跳动，大白日的几乎让他看到了天边的星星：“是……真的？真的做出药了？”

朱善连连点头：“做出来了。”

魏卯简直要跳起来，伸手捞到旁边的萧全：“你听到没有？师父期盼的药做出来了。”师父花了很多心血想要做出的药。

萧全急切得说不出话来：“快……快……快……师父说……快……”

白老先生看到满脸通红的萧全顿时哭笑不得：“快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保合堂要出新的药，到底是什么药？

大家都很好奇，不管是什么药，都一定很厉害，保合堂推出来的药有哪个是别人见过的，张琰忍不住张嘴问：“是什么药啊？”

朱善将罐子死死地抱着，大大的头摇晃着，忽然咧开嘴露出牙齿，那璀璨的笑容让他显得也不那么邋遑，反而看起来神采奕奕，好像做了一件伟大的事，高傲地昂起头，再也不怕被人嘲笑，而是让人期待。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人说，朱善是个被蛆虫啃空脑袋的笨蛋。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人说，哟，朱善啊，只是一个败家子，不学无术的疯子。

他朱善，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他不是一个笨蛋，不是一个败家子，更不是一个疯子，他在保合堂为杨大小姐做药。

他做出的药能惠及很多人。

也许这些人永远不知道他朱善，却会用到他今日做出的药。

也许他将来会成一堆白骨，灰飞烟灭，什么也不剩，但是他的药还会有人用，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人命有限，但是人这辈子总能做成一两件能让人永远记得的事。

常亦宁在刘家等了很久却也不见刘砚田回来。

是不是刘砚田不愿意帮忙找他父亲，自从叛党乱起来，他们一直在找父亲，可是等到牢里清点人犯名单，他们才得到确切的消息，父亲不在牢里，很可能是被冯党带走了，或者是趁乱逃出去了。

被冯党强行带走还好，如果是真的跟冯党走了，那么常家就和叛党一样。

祖母本来还要等等看再说，听到这话才算真的急切起来，让他来找刘太傅商议，刘太傅的生母和祖母是表姐妹，平日里两家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刘家应该还能看在亲戚的面子上帮忙。

至少常亦宁是这么想。

刘太傅的名声毕竟一直都很好。

来到刘家，刘家的下人也是毕恭毕敬地伺候。

常亦宁坐下来喝茶，很快他就坐不住了，心里乱成一团。

今天是杨茉兰出嫁的日子。

杨茉兰出嫁，嫁给周十爷，这件事从年前就开始闹，一直热闹到现在，因为周家不停地送聘礼去杨家，一共送了三百六十多抬。

这样的数目让谁都会觉得震惊。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而是静下心来打理家中的事务，甚至连恩科都没有报考，他只是想一步步地来，先让家里的情况稳定下来。

常亦宁边想边继续等。

还没有等到刘太傅，却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他顺着声音走出院子停到二进院的月亮门处，就听到有个人在院子里啼哭，常亦宁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却能将说话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大小姐，您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周夫人李氏苦苦地哀求。

“夫人快起来，”刘妍宁伸手搀扶起李氏，“不是我不肯帮忙，夫人找来的大夫都说夫人没有病症，我又能认识几个大夫。”

“怎么没有，我记得大小姐认识一个萧老大夫，给大小姐治过病，大小姐的病症不是好了许多。”

